

儿时长在南京，如今整整离开二十年了，记忆最深的，就是雨花石，至今案头还摆放着它。石头色彩斑斓，圆润，不是什么上品，因是自己拾来的，自然十分爱惜。伏案之余，常常细细玩赏，石上道道淡红的条纹隐隐的，恰似丝丝血痕，让人们想起那些流着鲜血倒下去的人们。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抗击曾国藩在雨花台洒下汨汨殷红的鲜血；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中夏，青年运动的先锋战士恽代英以及数万计的中华优秀儿女在这里洒下过汨汨殷红的血……传说这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圣台之地，只要捧起沃土，朝天扬去，就会化作斑斓璀璨的石，纷纷落下。啊，石如花雨呢！那是血的升华，是英气的结晶，其中蕴藏着先人们的忠魂

心中的雨花石（散文）

刘长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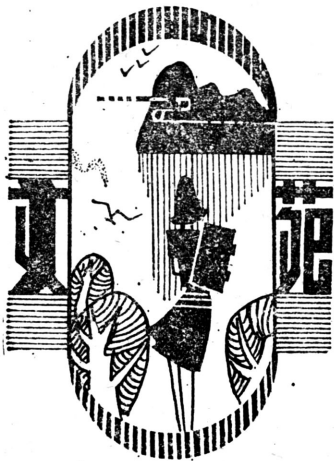
精魄，蕴藏着中华民族的骄傲自豪，使人振奋，使人沉思。

出差去上海，中途专意在南京下了车，想去雨花台，还想再采些雨花石。谁想台址犹在，石却难寻了。在几个年轻人的石头摊里，我发现了珍品，年轻的贩石人说：“旭日东升”五元；“平沙落雁”六元。我说：“小小石子怎好卖这么高的价。”年轻人说：“你真有眼不识金镶玉，雨花石怎么来的知道不？”我虔诚地答：“忠骨造化，鲜血殷染而成。”年轻的卖石人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咱们可悲就在于把一些编造的故事当了真。要说编故事我也会，这雨花

石原本是沈万三的金银珠宝，朱元璋在南京做了皇帝，眼馋沈万三的钱财，便发配他去云南充军，赶出了南京城。沈万三一气之下，口念咒语，把所有金银珠宝变成了石头，撒在这乱石岗，从此这里就叫雨花台。雨花石是不是石中之宝？能不值钱？”

一颗小石子，两种传说故事，我无言了，心中却颇为不忿。在石摊上，在买卖人群中，我感到一种情绪在流

露，在滋长：是遗忘，还是对钱的追求？“买吧，雨花石！”粗犷的叫买声扰乱了我的心，也扰乱了烈士群雕下的肃穆气氛。回头看了看挺拔的雕像，端详那一幅幅坚定、刚毅的面容，和那雕出的无情的手铐和脚镣，怀着无限沉重的之感，我默默地离开了雨花台。卖石的小伙子大概看出我十分喜欢他的石头，冲着我背影大声叫喊：“少吃两斤肉，买个稀罕物，拿回去够看一辈子的。”我停住了，然后又加快了步子。此时，脑海里又浮现出我案头那颗小小的雨花石，两颗我童年时亲手采得的平平常常的雨



刊头设计 王平凡
本版编辑 叶广岑

值班日记上的“好”字（散文）

南极

大汗淋漓的我俩疲倦地瘫在沙发上，用手指夹泥鳅似地夹着值班区长刘递过来的大前门。说不上要和谁斗气，劲儿都使到了嘴唇上，带着长长的呼吸声深深地吸一口烟，又猛地喷出。

今天下了两回井，为了一个“特殊任务”。上井交差，我俩身上的工作服还没有脱。

“是平地起风波，无端地给咱通风区添麻烦！”刘区长作完了值班日记，一边往笔套里插钢笔，一边不满地发牢骚。

“每人记一个加班工。”

我俩无言，同意接受。我和副班长都是大工级，一个井下工五六块呢。反正是拿国家的钱又不是掏区长的腰包，不要白不要！

钱到手了。头儿出口也痛快。满意之余，心里总有点那个——钻巷道白白跑了一大趟，一身的热汗，井下的情况好

端端的，什么“异常”也没有发现。于是我们“得胜回朝”了。妈的！哪个狗东西谎报军情，害得老子再次出兵！钱算个屁，心里不舒服！

副班长有滋有味地吸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区长的值班日记。

记事×年×月×日（刘区长初中文化，保卫干事出身，作风果断，颇好文采。）

×时×分：调度室来电，通风区井下工作有失误。查！正副班长下井。

×时×分：一采区情况良好！

邻居

浏阳河

(散文)

我的邻居老陈师傅是个还不到退休年龄的退休工人。考其原因，只是因他小儿子吵着要顶班，才逼他去赋闲的。

这老陈，寡言语，少交往，倔得象头牛。平素和邻居见面，从不打招呼，连个头也懒得点一下。因此，一堵墙的两边相处了四五年，我竟从未和他说过一句话。显示我们睦邻关系的是他的老伴。他老伴和他正相反，爱唠叨，喜结交，是我们家的座上客。每次串门来，又总是有没头没脑地抱怨儿媳如何不孝顺，孙子如何骄惯，老头子如何生闷气等等。从她的言谈中，我了解到老陈家过去拖累大，生活不宽裕；现在退休了，每月八十来元钱，又要无代价地给大儿子看孩子，小儿子吃饭又不花钱，生活仍不宽裕。因此，他把钱看得很重，这闷气，便是因向儿女们要钱要不来才生起的。

前不久有那么几个夜晚，听到老陈两口吵吵，吵了几次架后，好象老陈白天干脆不回家了。这却使我纳闷。更令我纳闷的

是，老陈的老伴也从此不再来我家串门了，并且见了面也不再打招呼。好在如今城里的居民恪守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信条，无来往倒更安静些。管自己犹难，谁还管得了别人呢！从此，我便再不知邻居家的景况了。

有一天，我有事去老陈家的工厂，才进门，便看见老陈躬身站在自行车停放处，帮人往出推自行车。由于他是那样一种脾气，我平时也从来不主动和他打招呼，这次仍将自行车一放，拔腿就往厂部走。没想到，老陈倒主动叫住了我。“要交存车费吗？”我下意识地口袋里掏摸零钱。更没想到，他居然很快地走进门房，拖出一把椅子，非让我坐下不可。老陈竟更客气地双手给我敬上一支烟，俨然以主宾礼遇。这事，放在其他邻居身上，并不过分，可这老陈，怎么会一反常态呢？

我莫名其妙，他却不急不慌，慢慢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我不想吃闲饭，也不该吃闲饭，可家里人、厂里人，硬让我闲呆着，闷死整死。他们不给我活

干，我自己就找了这看车的活，可一时又没个存车规矩。你是文化人，想请你给写个露布，规定上几条。”嗨，原来才这么点事呀，我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同时，也就把手里攥着的零钱很快给他递过去。他这时却急了，



脸变得通红，抗议般地申明道：“请你一开始就写上，我这是义务，不收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个一向穷惯了的人，这个为钱和儿女生闷气的人，怎么竟会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倒偏偏反其道而行呢！

回家时，已到吃午饭的辰光了。路上，恰遇见老陈的老伴拎着一个大饭盒，一脸不高兴地向厂里走去。现在是阴差阳错了，她倒似乎变成了过去的老陈。

(插图 李胜前)

致友

秦北

在温馨的三月，我想起我们播在荒原上的脚印，昔日的叹息已变做肥料，长成端秀的白杨树林。三月雨，适度的显影夜

十八岁的笑声多么迷人，我们的履历顿失去暗色，不必珍藏湿淋淋的记忆

岁月脱落了儿缕白发，河水，悄悄为它梳理。我们的歌声从未哑哑，在这迎春花拥抱的土地

节日菜市

倪佳

这里绿色一片，这里储存着春天，鲜活的诗情，携着爱，携着美好的祝愿。

象无数道喷香的小溪，注入生活，注入无数可盼的心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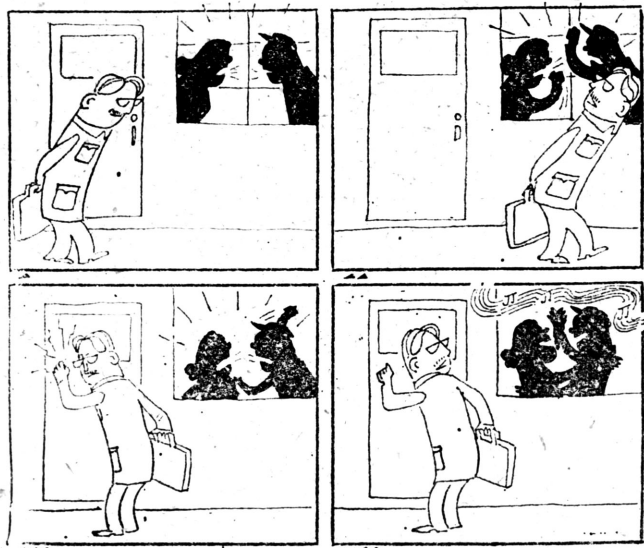
看笑脸张张，张张笑脸，绿色中听花的点缀，夏晨能不生机盎然。

西安的街道

水白

西安的街道笔直方正，
西安人一样坦率真诚，
西安的街道古老而年轻，
西安人一样持重而热情，
西安的街道宽阔明净，
西安人一样豁达聪颖，
西安的街道素雅而繁荣，
西安人一样纯朴而憧憬……
西安街道象西安人一样美好，
西安人象西安街道一样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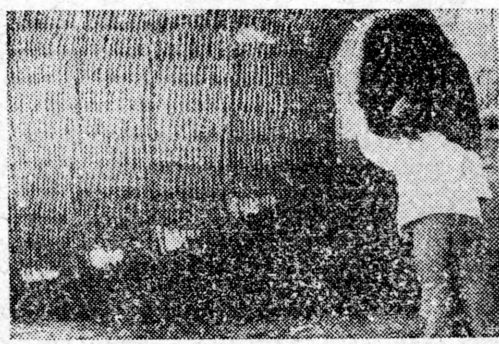
梅大叔



(八)

劝架

赵辉



(我们在中央变电所打的电话！)
×时×分：二采区情况良好！
(采区变电所里，我和副班长打电话，搞了两次，新上任的话务员可能打了盹。副班长骂了一句“操蛋”！)
×时×分：三采区没问题！
(这是全井最远的电话了。话务员接线很迅速，一接便通。我俩会心地一笑。)
×时×分：调度室电话，机电车间造成失误，误判是通风区。
(我们坐下喘气，心中纳闷时，接到这个消息，返回地面。)
：好！
(习惯成自然，凡是经他手里的事，必以“好”字结尾。)

看到这里，我那小小的不满，淡淡的委屈和被人作弄了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我的两次下井，一身热汗，在记录本上换取了一个简单的“好”字。这一个字又承担着井下数以百计工人的生命安全。唔，这就是工作经验——它是从浸透着汗水与责任心的襁褓中产生的！

这易如反掌的但短点什么的加班工叫人不自在。只有思想上这小小的感受才使我充实、疲乏地愉快。

冯长来摄影
薛瑜阳配待
这里边可住着海螺姑娘
这里边可住着没有月亮
(尽管，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
这是个空酒瓶子，里面又黑又脏
可是她还在那里寻找星光
寻找金子一样的星光
寻找蓝瓶子一样的星光

中华似锦 笔歌墨舞
赵辉